

# 傳者尊巴日勒密

張澄基譯



## 密勒日巴尊者傳

張澄基譯

在喜馬拉雅雪山近西藏雅魯藏布江上游處，有一所小小的村落。村民以農牧爲生，過著簡單淳樸的生活，快樂無憂。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，除了務農游牧之外，就是崇奉佛法和恣情歌舞了。

這兒，人人都會唱歌，人人都會祈禱。無論在牧場上，在農田裏，或在佛寺中，隨時都能聽見那高昂悲朗的歌聲。因爲在這一塊廣濶的自由天地中，人和大地自然已經融成一片。他們沒有甚麼可顧忌的，也沒有甚麼可約束的了。興之所至，就在一望無涯的大草原上，放聲高歌；在高高的雪山頂上，引吭長嘯；在潺湲的流水旁邊，低迴沉吟了。

一個秋天的晚上，牧童們已從山上放牛歸來；女人們都喂完了小牛，擠完了牛奶；男人們已經把馬羣趕上了山。大家都做完了一天的工作，都高高興興的來參加晚間的集會。

在村莊的盡頭處，有一片大草原，蒼鬱雄勁的古松，像座屏風似的沿著草坪的東邊整齊地排列著。松樹下一堆熊熊的烈火正旺熾地燃燒著，溫暖了每一個圍火與會的人。歌聲，笑聲，和孩子們興奮的喊叫聲混雜著，充溢了草坪的每個角落。

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，從村中慢步的走向前來，他的身旁跟著一位來自異鄉的朝山僧，漸漸地走近了那正在歡笑喧嚷的人羣。老者的來臨，給草坪上帶來了一陣肅靜。

老人走到眾人中間，向大家說道：『今晚的慶祝會，恰巧是八月十日蓮師節。我們村上，來了一位善歌的遠方朝山僧，我特地請他來參加我們的晚會，爲我們唱一些他的家鄉歌曲，想來你們都很歡喜聽吧！』

『好！好！歡迎！歡迎！』大家都拍手贊成。於是那位朝山僧放下了他手裏拿著的書，向大眾合掌致敬，然後就站在古樹下，火堆之旁，高聲歌唱起來：

『浪濤雲海，在廣濶的高原上，飛奔浩蕩；

飛絮般的白雲，在萬里雪山的懷抱裏，

繚繞飛揚；

這是人間的淨土，佛國西藏！

我聽見密勒的詩歌，在牧場上；

我聽見密勒的詩歌，在道路傍；

我聽見密勒的詩歌，在巍巍的佛寺裏；

我聽見密勒的詩歌，響澈了那高聳的山崗！

尊者的苦行，令我痛哭；

尊者的遭遇，令我心傷；

尊者的幽默，令我微笑；

尊者的成就，令我嚮往。

你的胸襟，如恒沙法界的廣大！

你的境界，如華嚴大海的汪洋！

你的訓示，如慈母叮嚀的悲切；

你的詩詞，是圓滿佛陀，聖者的歌唱！

哦！你是萬千眾生的依怙！

塵沙世界無比的法王！』

朝山僧雄壯沉鬱的歌喉，優雅的詞韻，啓發了每一個人的幽思，扣擊著每一個人的心絃。半嚮，人們方由沉醉中復甦過來，一致求朝山僧再唱一曲。

但是這位僧人，向大家望了一望，嚴肅的說道：『這是密勒日巴尊者的後學所作的一個歌讚罷了，密勒日巴尊者，他老人家自己的歌詞和傳記，才是真正的偉大。尊者的詩歌，雖然在西藏到處流傳，但尊者一生的事蹟，恐怕你們都還不清楚吧！我想把尊者的傳記唸一遍給你們聽，這比再唱一個歌要有意義得多；一

面也可爲今晚的盛會助興，同時也可以答謝各位施主的盛意。這部「至尊密勒傳」是由一個無姓名來歷但卻有神跡的似癲非癲的人所寫作，人們稱他爲「西藏瘋行者」，他畢生祇寫了這部著作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就坐下來，拿起他的書，藉著熊熊的火光，對著寂靜無譁的聽眾，朗聲誦讀：

敬禮至尊密勒日巴。

如是我聞<sup>①</sup>，一時至尊密勒日巴喜笑金剛<sup>②</sup>，在鴨隆地方的中腹崖窟中，宣講大乘妙法。法會中有他的大弟子惹瓊巴，寂光惹巴，雁總惹巴，佛護日巴等登地以上的菩薩，和來賽辦，仙多瑪等女弟子，以及許許多多的男女施主信士；此外還有長壽王空行母，以及證得虹光成就的許多空行母<sup>③</sup>和瑜伽行者。

①「如是我聞」句以前皆爲譯者所撰，此句以下方爲原文。

②「喜笑金剛」爲密勒日巴尊者之法名。

③「空行母」——梵文 Dakini，藏文譯爲 Mikhai hGro-ma（空行女）原指女性修無上密宗而得成就者，後來此名詞應用漸廣，凡是女性密宗行者，皆可稱爲空行母。空行母在密宗中佔極重要的地位，詮表智慧爲一切諸佛之母，亦表事業，爲一切諸佛護法及承辦事業。

在那日前一天晚上，惹瓊巴做了一個夢，在夢中他似乎到了烏金空行淨土。①。那是一個多寶琉璃築成的大城，城內全是穿著美麗的天衣，佩著瓔珞的人們和珠寶嚴飾的男女空行。他們雖都向惹瓊巴微笑頷首，但卻無一人與他說話。忽然一個穿紅色衣服的女郎親熱地向他招呼道：『師弟，你甚麼時候來的？歡迎！歡迎！』惹瓊巴舉目一看，原來是從前在尼泊爾第布巴上師處一同學法的巴熱瑪。

『你來得真巧，不動如來②現在正在此說法，如果你願意聽講，我可以替你去向佛請求。』

惹瓊巴興奮的說道：『我多年以來就想朝見不動如來，今天能夠聽他親自說法，正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請你務必替我請求一下。』

① 烏金——是蓮花生大師的「西方」淨土，但此處卻有「東方」的不動如來說法（見下段）。

② 不動如來——爲五方佛中之東方佛。

巴熱瑪請惹瓊巴吃了一席豐美的酒筵。他倆就一起往法會走來。那是一所宏大壯麗的宮殿。不動如來坐在中央的寶座上，相好莊嚴，非人類所能想像。法會中聽法的神人大眾，如大海一樣的無量無邊。惹瓊巴從未見過這樣廣大殊勝的法會，他看見這種景象，心中真是說不出的快樂和興奮。巴熱瑪對惹瓊巴說道：『師弟！請你等一等，讓我去替你向世尊請求吧！』過了一會兒，不動如來慈悲地望著惹瓊巴微笑——惹瓊巴知道已經得到了許可，就向如來頂禮，在會中坐下來聽法。

那天，不動如來講的是過去諸佛菩薩的事業和傳記，都是些動人心絃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最後，不動如來又宣講諦落巴，那諾巴，和馬爾巴三位上師的生平事蹟，惹瓊巴從未聽過如此詳盡與動人的講述。

要散會的時候，不動如來對大家說道：『一切傳記中最稀有最偉大和最動人的，要算是密勒日巴的傳記，明天你們再來聽我繼續講吧！』

惹瓊巴聽見幾個人私自在談論：『如果還有比這些傳記更稀有更偉大的話，



那真是不可思議了！」另一個人說道：『今天我們聽的這些佛菩薩的傳記，他們都是多生多劫以來集資修行的結果；可是密勒日巴卻在一生一世中成就了與這些佛菩薩相等的功德，所以更爲希有啊！』又有一個人說：『像這樣希有的傳記，如果埋沒了，豈不可惜？如果不爲眾生的利益來請求世尊講說，豈不是我們做弟子的罪過嗎？所以我們一定要懇切祈禱，請求上師如來講說尊者的傳記才是！』

『尊者密勒日巴現在在甚麼地方啊？』那第一個人問。『密勒尊者嗎？他不在現喜淨土①，就在常寂光土②吧。』另一個人說。

惹瓊巴聽了心中想道：『尊者現在明明是在西藏，爲甚麼說在常寂光土呢？但無論如何，他們這些話分明是對我說的，我應該向尊者請求講說尊者的自傳才對。』正想到這兒，巴熱瑪親熱地拉著他的手輕輕的搖著說道：『師弟，你懂得

① 現喜淨土——藏文 mNgon. aGh 爲東方不動佛之淨土。

② 常寂光土——藏文 Hog. min 原意「非下」指普賢王如來之不思議報身淨土，嚴格講，此爲一密乘名詞，但其所指及含義與常寂光土極相似，故引用之。

了嗎？」這時，惹瓊巴心中更爲明白，卻猛然由夢中驚醒了。那時天已快亮，惹瓊巴心裏十分歡喜，想道：『到烏金利土去聽不動如來說法，雖爲可貴，但是與上師在一起，乃更爲可貴，更爲希有。這次，到烏金利土去聽法，是上師加持的力量。那裏的人說尊者在常寂光土或現喜淨土，我們卻以爲尊者是在西藏。其實，上師的身，口，意，與十方諸佛等無差別，功德事業，不可思議。我一向以爲尊者只在西藏，與我們沒有甚麼不同，一樣的過著人的生活；那裏知道尊者早已成佛，法身遍滿宇宙，報化身變化更是不可思議。我們自己的業障深重，所以見聖人亦如見凡夫，真是誣蔑了聖者！昨晚的夢，不是一個尋常的夢，是巴熱瑪和其他空行叫我向尊者請法的暗示，我一定要向上師請求！』想到這裏，心中生起了無比的信心，就合掌當胸，至誠的祈求上師。

忽然間，光明一現，烏金利土的莊嚴景象又呈現在目前。幾個美麗絕頂，衣飾華麗的空行母，鮮明耀目的走到惹瓊巴的面前。其中一個空行母說道：『明天要講密勒日巴傳了，我們一同去聽吧！』

『請去的人是那一個呢？』又一個空行母問。

另一個空行母一面睇視向惹瓊巴微笑示意，一面說道：『那當然是尊者的弟子啦！』

其他幾個空行母也都向惹瓊巴凝睇微笑，她們都說：

『請求尊者說自傳，是自利利他的事。我們不但十分想聽尊者的傳記，同時也要幫著祈求尊者，請他垂賜慈悲講述給我們聽；以後我們還要守護宏揚這個經傳，利益未來的有情！』說完她們便消逝不見了。

惹瓊巴再醒來時，天已大亮。他想：『這明明是長壽王空行母鼓勵我去向尊者請求的表示啊！』因此這天惹瓊巴便欣喜地來到至尊密勒日巴上師的面前，參加法會，於頂禮問安完畢後，跪在尊者的前面，合掌當胸，向尊者請求道：

『上師老人家啊！過去無量諸佛，爲度眾生的原故，示現十二種事業，以種種不可思議的方便廣度眾生。他們的希有傳記，流傳於世，令一切有情蒙益，佛法增盛。現在的諦落巴，那諾巴，馬爾巴等具大成就的上師，也都自說傳記，廣

利有情，使徒眾們都能成就無上佛道。現在也請上師您老人家慈悲，爲我們徒眾及未來有情，講一講您的身世和一生經過的事蹟吧。」

密勒日巴尊者聽了，安祥地說道：

「惹瓊巴，我的事情你已經知道得很多了；但你既然問我，我就回答你。

「我的祖系是瓊波，宗姓是覺賽，我最初習黑業，後來行白業①，現在，白業黑業都不做了；一切有爲的作業已盡，將來甚麼事也不做了。這些事情，如果詳細說來，有許多是要令人痛哭的，也有許多是令人歡笑的。說來話太長，可以不必講了吧！讓我這個老頭子閒散地休息休息。」

「上師！」惹瓊巴跪在地上不起來，繼續懇請：

「您老人家最初怎樣精進的修善法，怎樣的求佛法，又怎樣修行，才達到現在「法性盡地」②的境界而澈證實相？請您詳細的爲我們說一說。您的祖系瓊

①「黑業」即惡業或惡的行爲，「白業」即善業或善的行爲。

②法性盡地——是一種密宗術語，指修行之最高最後的境界，已達到窮盡法性的究極地步，故云「法性盡地」。

波，宗姓覺賽，但是您的姓卻爲甚麼會變成密勒呢？您爲甚麼先做惡業，後來又修善法？那些令人可哭可笑的種種事蹟，都請您告訴我們。這不僅是我一個人的請求，所有金剛弟兄①和施主們也都渴望一聽，請您慈悲吧！」

「你們既然這樣請求，我也沒有甚麼可秘密的，我就對你們講吧！」尊者微笑着慢慢地說：

「我的祖宗瓊波族，世居衛地北方的大草原。祖父叫覺賽，是一個紅教喇嘛②的兒子，他是得到本尊加持的真言行者，具有真言咒術的大威力。有一年，他到後藏去朝山，行到藏地北方的郡波洗地方時，恰巧該地患鬼瘟。因爲他的真言威力極大，平滅了許多鬼瘟，信仰的人越來越多，當地的人就要求覺賽喇嘛長住在他們那裏。他於是就住了下來，最後竟在那裏落籍了。

「又一年，該地來了一個大力鬼，到處作怪害人。有一家人，平素是最不信

①「金剛兄弟」就是同壇灌頂的師兄弟，即金剛乘的同道。

②紅教喇嘛——即舊教——寧馬派——之喇嘛，創教人爲蓮花生大師。

仰覺賽喇嘛的；這個大力鬼就在這一家興妖作怪，牛馬死的死，跑的跑，人也個個害病，白日見鬼，種種不祥的怪事，天天出現。無論請甚麼醫生來治病，病都好不了。請甚麼喇嘛來降妖，不但妖降不住，作法的反都被這個大力鬼弄得狼狽不堪。最後在毫無辦法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就對那家人說道：

「唉！你們還是去找一找覺賽喇嘛罷！別人是中用的！」

那家人就說：「祇要能把瘡治好，狗油也祇得用了！唉！好罷，就去請他來罷。」

於是就派人去請覺賽喇嘛來。

「覺賽喇嘛還沒有走到這家人的帳蓬時，遠遠的就看見大力鬼了。大力鬼一見覺賽，拔腿就跑，覺賽喇嘛，神威頓發，高聲叫道：

「大力鬼，我瓊波覺賽專門喝鬼魔的血，抽鬼怪的筋，有本事站住，不要跑！」

說著向大力鬼飛奔趕來。大力鬼一見，嚇得混身顫抖，大聲叫道：「可怕

啊！可怕！密勒！密勒！①」

「覺賽跑到大力鬼面前，大力鬼縮作一團，動也不敢動，顫巍巍的說道：

「喇嘛啊！你所去的地方，我沒有敢去啊！這個地方，您從不來，所以我才敢來的，請您饒命！」

「覺賽喇嘛就命大力鬼發誓從此不再害人。大力鬼只得對覺賽喇嘛起誓。喇嘛就把他放了。

「以後這個大力鬼附在另一個人身上說道：

「密勒！密勒！這個人好厲害喲！我一輩子都沒有這樣的害怕過，好厲害啊！密勒！密勒！」

「因此，覺賽喇嘛的名氣就更大了，大家給他起了一個綽號，叫密勒喇嘛，以為虔誠信仰的意思。漸漸的密勒就變成爲他這一家的宗姓了。密勒喇嘛的稱號，就這樣的出了名。

①密勒爲西藏文的譯音，意思是看見巨人時畏懼的表情。

「瓊波覺賽的獨子有兩個兒子，長子叫密勒多頓生給，生給又有一個獨子，叫做金剛獅子。

『卻說金剛獅子，生性極好賭博，尤其喜歡擲骰子。他賭術極精，每擲必贏。』

『有一年，一個流浪江湖的大騙子，來到郡波洗這地方。他的賭術精絕，以賭博爲生，贏了很多錢。聽說金剛獅子愛賭博，便約他擲骰子。』

『第一天，那賭徒爲了要試探金剛獅子的技巧，只是下了小小的賭注，而且故意輸給金剛獅子。第二天，這騙子施展身手，很輕易的就將金剛獅子的賭注贏了。金剛獅子從未如此慘敗過，心裏非常不服，就約那騙子再賭，對騙子說：「明天我一定要贏回我所輸的本錢！你敢和我再賭嗎？」』

『「當然！」騙子毫不在乎地回答。』

『第三天，第四天，第五天，騙子不知是故意，還是運氣不好，接連三日，都輸給了金剛獅子。』



「於是騙子向金剛獅子提出了最後決定性的挑戰：

「金剛獅子！這些日子我天天輸，明天我想我們雙方均將全部財產，牛，馬，田地，羊毛，財物及衣服首飾等都用來作賭注，請村人做證，簽立合同，作一次最後的較量，輸贏都不許反悔，不知你是否同意和我見一個最後的高下？」

「金剛獅子毫不猶豫地就同意了。

「第二天，村中的人驗證了雙方的賭注，圍視著他們，他們倆緊張地擲著骰子。終局時，金剛獅子輸得一無所有。

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金剛獅子只得離開家鄉族人到外面去流浪了。他的父親多頓生給就帶了他來到芒地貢通間的嘉俄澤地方，在那裏落了籍。多頓生給精咒術，能降妖，又善治病，他就藉以謀生，收入頗為不錯。金剛獅子也從此改邪歸正，斷絕賭博的惡習，一心一意的做生意。冬天，把羊毛運到南方去賣；夏天，到北方大牧場上去買牛羊；此外又來往於貢通及芒地之間，經營一些小本生意。辛勞的結果，居然又積聚了許多資產。